周易二閭記

周易二閭記卷上

會稽茹敦和遜來稿

二閭者其一曰茶閭居紫洪之山距越城二十里其一曰薑閭居棲鳧之山距越城十二里茶閭能爲茶時負茶筥趨城鬻賣之其歸也山暝路黑虎聲嗥然因叩薑閭而求宿焉兩人者山蕘野酒輒耦坐說詩其說詩無家法卒以臆往往多創獲聽之頗解乾隆之三年敦和始繫籍爲諸生讀易而苦之煩懣窒踣連數月二閭者聞而造其室曰孺子何所苦則敬對曰苦易易何苦則又敬對曰苦其辭茶閭曰如以辭而已則吾能以說詩者說易薑閭曰若販茶不已乃販詩販詩不已又販易

也易辭古非若所知也荼閭曰唯然吾過矣然自是敦和以易辭請二閭者必彼此卜度擇其可而復之或間及卦氣爻辰與先後天之說二閭者皆不荅二閭之說詩也有老諸生姚氏削牘記焉二閭曰吾兩人者生太平居山中聊以說經爲樂雖然兎園爾不足以爲名則愼無著我名因名之曰兎園詩敦和乃并記其所以爲易者

何以謂之易也荼閭曰傳曰生生之謂易聖人於蓍言生蓍於卦言生卦蓍卦之生皆其不窮於生者故謂之生生蘲閭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謂之四營而成變可謂之十有八易而成卦可易者變爾變也者

耆與卦之所以生生者也

何以謂之三易也荼闇曰此在周禮有之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又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吾不知其所言何等也唯周禮又言之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然後知其卦也且有經有别也曰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故金縢卜三龜而士喪禮筮宅則東面旅占荼闇曰旅占獨喪禮哉旅占之用三易豈有明文哉薑闇曰置之吾爾人者皆傖爾周易之不能知豈能知三易哉

乾初曰潛龍何以不言其在也荼闇曰爾雅潛深也又

曰潛深測也以其不測故謂之測也我知其潛而已矣不知其在也

四則曰或躍在淵何也茶閣曰兩其龍彼潛而此躍則或之一其龍昔潛而今躍則又或之或者或其躍也誰然此躍焉者適從何來或者其在淵乎或者又所以或淵也蕢閣曰昔不知其在淵今知其在淵也或躍而仍在于淵或之以益明其在也躍新而淵故躍異而淵同也易之言淵者二乾四曰在淵訟之彖傳曰入於淵

大人何也茶閣曰經之言大人者多矣如士相見禮禮運論語前儒望文而爲義無定說乾之大人則向秀曰聖人在位謂之大人

利見何也恭閭曰此見禮也士相見于五禮屬賓禮等而上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此六者是五等諸侯見天子之禮蓋自五玉三帛下至用羔用豚用膚用雁用腒雉用鶩用雞用束脩凡有贄者皆見禮

統天何也恭閭曰公羊大一統何休注統始也三正謂之三統矣孟子創業垂統亦此義說文以統爲紀以紀爲絲別

鬼神何也恭閭曰據周禮在天曰神在地曰示在人曰鬼簡言之則示亦爲神故曰鬼神又簡之則鬼亦爲神故知神之所爲可與祐神皆直曰神也惟康成以爲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中庸疏遂有所謂陰陽鬼

神人之鬼神者薑閻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其說從來遠矣又爾雅鬼之爲言歸也

坤三訟三曰或從王事何也荼閻曰四牡天子之使臣也其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鹽北門者外臣也其詩曰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先言王事後言政事尊之也蓋五爲天子之位則三爲外臣焉不則天子之臣行役而在外者焉其于事也得不謂之王事與記以大饗爲王事則王者之事與於諸侯之事別有義與此不同

櫜何也荼閻曰說文櫜囊也櫜囊也而詩傳迺曰小曰櫜大曰囊陸德明音義以爲有底曰櫜無底曰囊鄙古

漢書注又以爲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小義爾乃紛紛如此不能決也舊聞曰於易有囊無橐盍先言囊矣囊之爲言襄也襄者包也書曰懷山襄陵是也故古囊無底前書綠綈方底後書封以方底注皆以爲方底囊晉書載記遂曰扣囊底餘智則今囊乃有底

荼閭曰其爲大小也若何舊聞曰囊則囊爾何大小之有詩疏據公羊公子陽生事則囊大矣男鞶革女鞶絲鞶囊佩也則囊小矣

荼閭曰請終言橐矣舊聞曰今之橐乃從木則柝也柝者木而虛其中晝以之爲簞夜以之爲枕因而鳴之以爲聲焉左氏傳如甯俞之橐饘趙盾之橐肉皆是物也

不然以饋之糜也肉之漬也而納之於布非其用矣古囊橐字皆從束故詩之餱糧也羸之羸之必束之所以爲囊橐也說文以橐爲囊以囊爲橐者是也底則不可以羸也于橐又于囊者言羸之非一也非以爲大小也然則何以爲括囊也藍閭曰括亦束也詩德音來括薛漢章句曰括約束也約束亦謂之要束束其首尾又束之於要所以爲固也束之于要而一囊得兩囊焉是重坤之所爲象也

上之龍戰矣說文曰戰妊也戰則何以妊也荼閭曰戰以爲妊故說卦曰戰乎乾毒以爲育故師之傳曰以此毒天下戰而不妊春秋之無義戰也毒而不育民之貪

亂寧爲荼毒也

龍戰而于野何也荼闍曰易于乾言龍坤之龍亦乾爾同人於宗吝而於野亨五言大師相遇矣同人之同同於師猶坤之戰戰於乾故凡言野者卦之外也且古者兵不殘國其戰必于野書序言啓戰于甘之野湯戰于鳴條之野武王之戰于牧野

屯之彖傳曰天造艸昧何以爲艸昧也荼闍曰爾雅茅明也舍人曰茅昧之明也茅猶艸矣昧之明者自昧而之明猶書言昧爽詩言昧旦矣

雲雷屯而曰君子以經綸若是其不相屬也荼闍曰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屬之以肫肫其仁康成曰肫肫讀

忳忳。又曰肫肫。或爲純純。曰肫。曰忳。曰純。其文皆從屯。則安得不相屬也。且純純絲也

盤桓何也。茶誾曰、盤桓進之難也。爾雅鉤盤。孫炎曰。水曲如鉤。流盤桓不直前也。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鄭道元曰。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後書張楷傳。則曰前此徵命。盤桓未至。种岱傳。則曰若不盤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薑闇曰、水經注之說。康成說也。雖然。今之說。則以爲有夷猶自得之意焉。泉明曰撫孤松而盤桓。朱子亦以考槃之盤爲盤桓

屯如邅如何也。茶誾曰、邅迴也。離騷曰。邅吾道夫崑崙兮。又曰邅吾道兮洞庭

乘馬班如何也荼閻曰班布也有行列也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以爲車班內外是也薑閻曰吾以象決之則班別也左氏傳曰有班馬之聲

馬融曰重昏曰媾而詩傳則曰媾厚也箋則曰媾會也宜何從荼閻曰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媾亦冓也則重婚勝矣薑閻曰媾不與婚同文則媾亦婚也曹風之不遂其媾是也媾與婚同文則媾重婚也左氏傳之如舊昏媾是也杜說也

屯其膏何也荼閻曰詩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箋曰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宜王能以恩澤育養之然序則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政焉

由箋之說則膏也由序之說則膏之屯也
小貞大貞何也茶閬曰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太卜凡
國大貞貞者正也以正卜也詩曰維龜正之而天府亦
云季冬陳王以貞來歲之美惡大貞者以大事卜也小
貞者下經凡小事是也藚閬曰或且以下經之貞龜爲
小貞也以其言貞而不言大也茶閬曰否卜立君卜大
封非常也曰大貞大遷大師亦非常也承大貞以盡其
類爾大祭祀亦大貞也祭祀大矣謂之小貞不屬也皆
凡之所舉爾藚閬曰是皆然矣易者筮之事而言卜何
也茶閬曰古者筮龜並用然必先筮而後龜小貞之吉
也筮從也大貞之凶也筮不從也偶舉之示其例也

泣血何以漣如也荼閻曰詩河水淸且漣猗爾雅作漘
且瀾猗郭璞曰謂渙瀾渙瀾沈瀾也蕭閻曰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將爲瀾瀾乎說文又作㦁國策管燕漣然流
涕直作漣

蒙二曰納婦吉何以謂之納也荼閻曰婚有六禮而三
言納公羊曰納者入辭也曰采曰徵曰吉皆所以求婦
之禮曰納婦焉克者堪爾克家者蕭閻曰爾雅牖戶之
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孟子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

蒙三之金夫本義証之於秋胡雖然秋胡不可再也荼
閻曰何哉不聞文中子之所云婚娶而論財者乎又其
甚者則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擊蒙何也茶閭曰擊者打也考工記有句兵有刺兵有毄兵注曰殳也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可以毄打人故曰毄兵書言扑作教刑又言撻以記之皆打也董閭曰史記記兵事多言擊漢高紀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擊者伐也擊蒙所以伐蒙也又鐘曰擊鐘鼓曰擊鼓缶曰擊缶磬曰擊磬夔曰予擊石拊石宋儒言重曰擊輕曰拊矣擊者叩之以發其聲也大叩而大鳴小叩而小鳴弟子之於師當叩而發之師之于弟子亦當叩而發之論語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是也

需二象傳曰衍在中何也茶閭曰衍者演也周語曰水土演而民用矣又楊氏慎曰衍者寬平之地左氏傳有

呂行前書有脩行

何以爲不速之客也。茶間曰此食禮也。按爾雅速徵也徵召也詩以速諸父以速諸舅箋亦曰速召也據爾雅也然考之于禮則有不然者鄉飲酒禮曰羹定主人速賓鄉射禮亦曰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其速之也必親之故賓拜辱主人答拜賓拜送爲禮如此其嚴也豈曰召之云爾乎惟公食大夫禮則曰不宿戒戒不速所以然者食禮輕也故曰不速之客食禮也蕫閻曰茶間過矣鄉飲酒鄉射之速賓也主人卑也公食大夫之戒不速也以公尊也公食大夫禮不又曰大夫相食親戒速乎古之于賓有三等曰戒曰宿曰速戒者衆賓皆在焉

其前期而宿之與夫羹定而速之皆正賓也據鄉射鄉飲酒與速者一人而已餘皆不速之客也不止三人也據公食大夫與則不速指正賓而言安得三人也伐木之詩爲燕禮而曰陳饋八簋則亦兼食禮然諸父非一父矣諸舅非一舅矣侯諸父諸舅之皆至而後命一人以爲之賓藎燕之爲禮如是故箋曰速召也非鄉射鄉飲酒之所爲速也其不速而亦來者徼也不則狎也又不則其遽也亦非公食大夫之不速也

茶閣曰世或言周禮不可以疏周易然易者典禮之書故曰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吾昨讀三國志則曰下皇后本倡家太祖于譙納后爲妾于甄皇后則曰文

帝納后於鄭凡所爲納者皆以爲易之納婦至若野廬而丐宿村醵而闕筵者今皆以爲不速之客吾故欲以禮據之蘆閣乃執詩以難禮也雖然據食禮而不得請仍據鄉射鄉飲酒以五爲速客以初二三爲不速之客蘆閣曰有是哉吾前者未知五之爲速客也其言亦過矣雖然欲觀乎易之象者必究乎易之情上衰陰也三陽自爲五來豈能爲上來乎其情不浹也爻曰敬之終吉傳以敬之爲未大失可以悟矣夫然則野廬丐宿村醵闕筵者皆情所不浹爾事之所有即典禮之所該矣訟二曰其邑人三百戶何也茶閣曰康成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蘆閣曰論語

奪伯氏駢邑三百康成又言三百齊下大夫之制齊大國也曹風三百赤芾赤芾者下大夫再命之服也曹爲次國亦三百蓋據孟子大夫倍上士則大國次國小國並同

師曰丈人何也茶閬曰論語注丈人老人也藍閬曰老則長矣故丈又長也康成曰以法度爲人之長

輿尸何也若連尹襄老非乎茶閬曰古者生則囚之死則馘之至秦而後尚首功然無有以尸爲軍獲者矣輿之者輿而歸也上之如齊侯之晝宮而弔下之如邾婁之復之以矢皆所謂輿尸者也

左次何也茶閬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三宿爲次

僙問曰周師以戊午次河朔六日而至商郊安得三宿哉故孔傳曰次止也穀梁曰次止也雖何休亦曰次者止舍之名無言三宿者茶闇曰春秋之書次如陘如聶北進而次也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次滑次郎次雍榆有畏也卽此經之所謂左次者也師行進止動關成算未及三宿卽列之于策用爲褒譏事已遠矣況諸儒之說以次爲止爾亦未有以次爲不三宿者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不曰至戊午而猶在河朔河朔則猶孟津也以河朔言之不三宿以孟津言之安見其不三宿與執言者聲其罪與茶闇曰否爾雅訊言也詩之執訊易之執言矣康成曰生獲之可以言訊者

大君何也茶閭曰孟章句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

比曰原筮元永貞何也茶閭曰蒙內坎比外坎于蒙言初筮于比言原筮則筮應爲坎象推經意以一爻變爲初筮兩爻變爲原筮故先儒者曰原者再也坤曰利永貞而已一爻變爲比比之五陽居中得位則元永貞焉兩爻變爲萃而萃五之辭亦曰元永貞以萃之元永貞也益以見比之元永貞也易之爲元永貞者比與萃而已未有三也夫卦之兩爻變者例在不占而繫比者乃待取不占者以爲之辭所以極言比之元永貞也

董闓曰筮固有三爻變四爻變以至六爻皆變者皆占之今曰兩爻變則例在不占何從得此駁例也茶闓曰大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而蒙之辭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再三為筮之所不告雖占之而無益也則不占也請徵之於左氏傳韓之戰其卦遇蠱鄢陵之戰其卦遇復皆不變之卦則占之陳敬仲遇觀之否畢萬遇屯之比成季遇大有之乾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晉文公遇大有之睽崔武子取棠姜遇困之大過叔孫穆子遇明夷之謙南蒯之枚筮遇坤之比陽貨筮救鄭遇泰之需皆一爻變則占之孔成子筮立元遇屯立縶遇屯之比一為不變之卦一為一爻變之卦則兼

占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所記占筮之事並無兩爻三爻變之卦豈其卦之不遇哉蓋其時古法尚存深明賾則不告之義凡遇兩爻變者卽置之不占不占故其卦亦不傳也

舊閻曰左氏傳筮占皆一爻變者前儒固深以爲疑今以爲兩爻變則例在不占夫豈無不占之徵乎茶閻曰有之襄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此五爻變之卦也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而已不占也而穆姜自占之國語晉成公之歸晉史筮之遇乾之否此三爻變之卦也但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而已不占也而單襄公追占之重耳筮返國得貞

也悔豫亦三爻變之卦也筮史占之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而已雖占而不占也而司空季子代之占之又董因筮得泰之八而自占之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述卦辭而已亦不可謂之占也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亦僅得此四事其他無驗者史之所不述也故曰例在不占也

蕢闇曰此四事者盡占之畧爾豈得謂之不占也茶闕山甚矣蕢闇之固也夫所謂占者必且明爻畫之所以然傳之於其事考之古繇者爲新繇紀之於史藏之於櫝以明其徵應之實今此四事者既筮之而不成卦豈得無一二言以塞筮者之意而遂謂之占也後世如郭

璞筮豫之睽爲三爻變之卦咸之井爲兩爻變之卦遯之蠱亦三爻變之卦考其占法與春秋傳不同蓋別有其所以爲占之術而古之筮法亡矣嗣是而南北史而唐而宋元明占法未嘗以一爻爲限亦未嘗無一二小驗著之於史而皆俚陋淺直無甚奧義其言之而中亦偶爾所以錢占等占骨占之法相代以興而蓍占之法承與龜占同廢且釋經者求之於前而不得則當要之於後一事也一筮而不吉則再之再筮而不吉則三之雖楚靈之投龜詬天其愚不至是而經乃喋喋不憚煩垂之以爲戒哉此理易明也蒙之爲是說也非直以譯經而已以今之言占法者各有所主彼我未定故欲直

追古法以破之庶紛紛之論或由是以稍息也

董闇曰兩爻變者既爲例所不占司空季子與董因之占何以遂驗也恭闇曰晉文伯主其興也特異貞屯悔豫之卦試以今法占之則屯之震長男也而變是爲申生不有國之象屯之坎中男也居五而變是爲夷吾有國而不有國之象屯之互艮少男也變而爲豫之震爲長男且仍以互艮之爻爲長男是爲少男主器之象其爲吉也豈特兩曰利建侯而已司空季子之占淺之乎爲占也重耳之入國事在不疑筮而不吉將庸已乎故二人者不得不爲此說蓋猶張公謹投龜之意爾而不虞其遂驗也此圖非常理可論也

薑闓曰雖然是說也吾終疑之荼闓曰易於乾用九於坤用六此薑闓之所知也今穆姜遇隨而曰是謂艮之八晉語是謂泰之八屯之豫則曰皆八以不變之爻皆八故曰皆八也夫然則乾之否者不變之三爻其爲七可知占九而不占七占六而不占八雖市瞽猶知之而薑闓顧未之知乎薑闓曰易林補遺引京房占變有所謂一爻動則變亂動則不變者其諸八之說乎喻之矣

不寧方來何也荼闓曰考工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寧方者猶詩所謂不庭方也或曰方來猶困之朱紱方來故梓材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又諸侯射貍首先儒謂貍之爲言不來

屯初者利建之侯也傳曰宜建侯而不寧何也恭閭曰吾固欲言之屯初在屯爲利建之侯而在比則爲後夫當屯之時天造艸昧唐虞以前幽并營三州固有不入於職方者比五即乾五正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而曰不寧安得不行後至之誅乎按震初有後象震之彖傳震初之象傳皆曰後有則坤辭曰先迷後得主復上之迷復先迷也復初後得主也同人與旅之號笑睽之張弧脫弧明夷之入于地凡言後者皆震象說別詳易以陽爲夫以陰爲婦尤斷在不疑其以比之上陰爲後夫者非

建萬國何也恭閭曰康成尚書注以爲十二師五長之

所統得九千六百國其四百國在畿內開方法也薑閭曰左氏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疏家蓋全引康成之說驟讀之以為先儒之說經細入毛髮如是雖然萬國曰萬萬民曰萬萬物曰萬萬者數之最多者爾國之萬可以開方算也民物之萬不可以開方算也

小畜之三曰夫妻反目何也荼閭曰說文兩目不相視曰睽反目者睽也於小畜言睽又何也荼閭曰互卦也上離而下兌為睽小畜之三其互睽者也故雖小畜有睽象焉薑閭曰先儒之言反目但曰離為目爾然必兩目而後可以反一目則不可以反言互卦者是也

四曰有孚血去惕出與上曰與其血去逖出其辭同而

惕與逖不同何也萘闇曰此特血同耳惕與逖不同去與去出與出亦不同是何也兩經者蓋辭同而讀不同小畜之象傳曰有孚惕出則血去之為逆文可知也當以血去惕出句渙之象傳曰渙其血則去逖出之為逆文可知也當以去逖出句此孔子之讀也

讀不同則其義之不同何也萘闇曰此本為易之繫辭今姑以意卜之其在小畜則血險也惕憂也不憂則險能憂則不險故其去藏也其出顯也血去惕出者猶曰血藏而惕顯爾書之智藏瘝在其句倒也出之為顯易知若去之為藏則以去之為弃也故蘇武傳掘野鼠去艸實而食之裴松之三國志注亦謂古人以藏為去

渙之義何也荼闇曰在渙之義則曰既渙其血矣似可以留矣乃猶去之不特去之而已且逖出也逖者遠也桉李氏易解坎爲血爲逖逖憂也故漢書王商傳無怵惕憂作無怵惄憂惕之與逖通字爾何必兩解也荼闇曰通字豈易言哉夫遏逖也逖與惕通遏尤當與惕通在抑之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使改爲用惕蠻方則文從而理順亦何不可者乃傳曰遏遠也箋以遠爲未安寧紆而之别而斷不敢作惕者誠愼之也且逖之與惕在他處或可通在此二文則必不可通小畜之象傳曰上合志惕則志也渙之象傳曰遠害而逖則遠也聖人已有定詁而必欲違之不可也

何以謂之攣如也茶閣曰說文攣係也手病曰攣以手病而連似係也又戀也前書李夫人傳上攣顧念我蓋閻曰詩變彼諸姬諸姬非一姬則變似有連義而毛鄭以來皆以爲好也戰國策攣子之相似亦作孿

上曰尚德載何以爲載也茶閣曰晉語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又曰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韋昭注載成也此尚德載之所爲載也與他載異也

履虎尾不咥人何以謂之咥也茶閣曰訟之有孚窒焉融本作咥讀作躓注猶止也鄭則曰覺悔貌說文於咥有詩音無易音有詩義無易義易音易義並徐鉉所增則以爲咥齧也蓋閻曰履之咥爲齧焉鄭義並同見文

選注可考不必說文也訟義似各出不可用

何以為素履也茶閭曰仲尼燕居曰不能樂於禮素注素猶質也茬閭曰中庸素隱素其位而行康成曰素讀為攻城攻其所傃之傃

幽人何也茶閭曰易之言幽人者二皆兌中皆言貞則幽者貞與躑躅欲何之幽人在浚谷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自晉宋以來以隱處者為幽人矣又詩傳以窈窕為深宮之幽閒

何以為武人也茶閭曰易之言武人者亦二一為履三一為巽初履三為互巽之初故同為武人焉古者入公卿出將帥無文武之說秦以丞相總百揆太尉掌五兵

遂爲文武分途之始至于周隋之間勢不可復合矣然武人之稱則昔有之如所云武人東征是也兎罝者文王詩也而曰糾糾武夫序曰關雎之化行則賢才衆多雖簡之實美之然御至之言曰世之治也政以禮成民見以息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則又以武夫爲嗛三家之說未與春秋時名卿賢大夫誦詩三百以使于四方雖御至平其學之通洽有如是者其曰爲于大君何也茶闇曰師之大君爲坤三臨之大君爲互坤之三履之大君爲兌三兌三亦坤三也臣道弗敢成艮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凡言大

君皆有爻變之義存乎其中

何以爲愬愬也茶閣曰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何休以爲驚也然愬驚也愬愬非驚也故子貢傳曰愬愬恐懼也

泰二曰馮河何也茶閣曰詩傳曰馮陵也陵亦作凌徒涉之義也薑閣曰按說文馮馬疾走也大川也而馬涉之譬如所謂策馬亂流徑渡者

中行何也茶閣曰論語中行孟子作中道則中行中道也然論語之中行適于狂狷之中爾其在易則以二五爲中行統六爻言之則又以三四爲中行復有五陰四居五陰之中則又以四爲中行

翩翩何也茶閭曰詩緝緝翩翩傳曰往來貌此之翩翩則來爾翩何姍姍其來遲可証也薑閭曰翩翩者言其翩之非一也俗謂之聯翩矣且翩何姍姍者其容也故詩又有之曰旟旐有翩史記亦曰翩翩濁世之佳公子曰來曰聯曰容兼三義而有之是易之翩翩也

何以謂之隍也茶閭曰爾雅隍壑也又隍壑虛也城之所築隍之土爾故城成而壑虛也薑閭曰唐人言十口溝隍猶溝壑矣又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傾否何也茶閭曰傾欹也詩之傾筐韓詩謂之欹筐矣薑閭曰鼎言出否傾否則出之盡也魯有欹器滿則傾矣蓋欹者傾之半覆者傾之全

同人之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以爲類族也荼閭曰九族見堯典三族見士婚禮族之說繁矣未暇悉也雖然左氏傳有之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敢爲兩言以括之曰分族以氏統族以宗薑閭曰則何以爲辨物也荼閭曰物者親疏長幼之序衰麻哭踊之等辨之者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薑閭曰是傳也爲臨于周廟發也未審何周廟且周廟何以爲宗廟也荼閭曰魯爲宗國故有宗廟宗廟者出王廟也故謂之周廟魯之出王則文王也吳于魯爲同姓蔡衞曹滕于魯爲同宗三家于閔僖爲同族薑閭曰雖然荼閭知有三族九族而未知有百族也蜡辭曰土反其宅水

歸其塋昆蟲別作艸木歸其澤其爲類族辨物也不旣多乎

二曰同人于宗何也茶閣曰吾前言統族以宗則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五世則遷之宗已約畧舉之矣然于爻義無當焉此之于宗蓋對野言之不過曰門以內云爾國語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出門而同故无咎不出門而同故吝也且雜卦曰同人親也何以爲號咷也茶閣曰號咷號不止也史記韓延壽傳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噭咷噭不止也說文曰楚謂兒泣不止曰噭咷噭亦號也公羊言昭公噭然而哭矣

大有何也薑聞曰爾雅幠厖有也疏曰二者又爲有言大有也其於厖引左氏傳民生敦厖其于幠引魯頌遂

幠大東

魯頌曰遂荒大東此曰遂幠大東何也薑聞曰在疏固言之以爲所見本異也然傳固以爲荒有也而箋則曰荒奄也奄則覆覆則幠矣說文幠覆也𠙶居允荒太王荒之則傳皆曰荒大也惟國語亦曰荒大也由此言之幠大有荒亦大有也泰之二曰包荒亦當據詩以釋之第以要荒之荒當之非其義也茶閭曰雖要荒之荒亦大有也

四曰匪其彭何也茶閭曰詩屢言彭彭無言彭者雖然

彭仰彭彭矣小雅曰出車彭彭大雅曰駟騵彭彭魯頌曰以車彭彭皆言馬也言馬之盛有力有容也惟齊風之行人彭彭則人也言人之多也大有初二三爲乾乾爲良馬則言馬可也且三曰公用享于天子矣三陽非羣侯之旅朝者乎羣侯之旅朝多矣而有車有馬又皆有力有容也此其所以爲彭者也三陽之來自爲五來非爲四來則彭者五之彭而匪四之彭四者天子之宰也四爲天子之宰舊矣于大有必曰匪其彭者五陰而四陽故尤謹之也薑閤曰說文以彭爲鼓聲彭彭者鼓聲之非一也故遂以彭彭爲盛貌。

謙二之鳴謙則貞吉上之鳴謙則志未得何也苶閤曰

二之所處卑其鳴謙所謂始見君子辭是也謙之而中心得不謙而不得也上之鳴謙則惟予小子無良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是也利用行師而已矣故曰志未得也撝謙何也茶閭曰撝揮麾字並同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而淮南覽曰而撝之作撝公羊楚莊王伐鄭親自手旌左右撝軍皆是也其撝之何也茶閭曰撝者邦之也蓋曰吾謙也乎哉雖然撝之正其所以爲謙者也豫三曰盱豫何也茶閭曰盱望也又字林曰盱張目也詩曰壹者之來云何其盱三都賦亦曰盱衡而語薑閭曰爾雅以盱爲憂疏引卷耳及彼都人士考之今詩則彼都人士盱也卷耳吁也非盱也然盱固有吁義矣則

盱者憂之故張目而望之也

冥豫何也茶閣曰冥夕也豫之上曰冥豫升之上曰冥升爾雅曰冥幼也康成論語注曰民冥也其旨微矣而非上義也

隨之象傳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何也茶閣曰玉藻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康成曰路寢所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雖非注易之文然而易注矣薑閣曰由其義而廣之則君子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又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

初曰官有渝何也茶閣曰官位也位者上下之等也易

通卦驗曰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天上而地下中庸謂之天地位而樂記謂之天地官天地亦官也而況其職天地之事者乎渝者變也否之爲卦也天上而地下而隨初爲變之始故曰官有渝董闇曰訟不可終則渝之豫不可長則渝之否之不可終不可長審矣是安得不渝也以否之天上而地下也因而象之以官案賈公彦曰堯時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伯禹作司空其後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垂作共工益作朕虞官以職天地之事然自雲紀水紀龍紀鳥紀以至六十百二十二百四十三百六十蓋未有不變者茶闇既畧舉其端矣再闇之以終其說

維縶也既縶之而又維之何也茶陶曰詩縶之維之所以維駒也既縶而又維之者也絲縺維之所以維舟也旣縺而又維之者也互艮手拘之互巽繩縶之而兌爲倒巽故又有乃從維之之象案康成儀禮注謂繫聯之曰維交出背上于胸前結之謂之四維爾雅從重也

蠱之初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死咎按記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爾雅疏敘之然其所據諸爻要無父考並見者今旣曰父又曰考于文爲不順意者其爲洪範考終之義與茶陶曰象傳以幹父之蠱爲意承考則考父也父與考之並見也其生者與則大誥之君考作室厥父菑其死者與則士喪禮之卜葬其父某甫考降蓋陶曰士喪

禮所云雖死而不得謂之死何則未祔也生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方言南楚謂婦妣曰母姼稱婦考曰父姼父母妣考之並見雖在里俗之口亦有之

高尚其事何也茶閻曰事者艮也震得乾之元艮得乾之貞故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蠱之爲卦也以艮爲主卽以事爲名其彖傳曰往有事其爻辭則曰高尚其事曰蠱上自初往不事王侯初也高尚其事上也然上可以言尚而不可以言高說卦曰巽爲高艮何高乎茶閻曰巽五之先庚後庚一變而爲蠱故申命行事則在巽亦言事申命者巽行事者艮矣史公謂孟子之學長於詩書以孟子不言易也唯王子墊

一義爲孟子之易疏雖言尚不言高而高在其中後書黄忠之下申屠蟠也則曰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何以謂之臨也茶閣曰臨有以上臨下之義故地臨澤澤臨地互爭而未有定今姑以論語言之如臨之以莊如以臨其民皆所謂上臨下者然曰臨事曰臨喪曰臨大節不皆上之臨下矣把酒臨風則風可臨臨別贈言則別可臨必以臨爲上臨下蓋非也則何以謂之臨也

茶閣曰臨也者至也

曰左氏傳曰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古義也而不從何也茶閣曰傳之所謂不行以川壅爲澤故則師之變也杜預之注曰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

之物不行者象爾非義也

曰序卦曰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孔子之義而又不從何也茶誾曰孔子之釋臨也曰剛浸而長序卦之所謂大者猶曰浸而大爾臨之爲大也猶復之爲小也故曰復小而辨于物矣而復非小也則臨非大也升爲臨之變傳乃曰積小以高大其証也則大者臨之體也亦非臨之義也

曰臨之爲至也孰詁之茶誾曰彖辭自詁之至于八月是也曰然則臨者八月乎茶誾曰凡至皆臨也至于八月亦臨也故曰臨也者至也

何八月也茶誾曰兌爲八月說卦傳曰兌正秋也正秋

則八月也何以為至于八月也荼閭曰以卦之位言之必由坤而兌臨之為卦也坤而兌故曰至于八月也四坤初也其辭曰至臨可驗矣然則何以有凶也荼閭曰至于八月則將戰乎乾故有凶也

曰八月觀爾至于八月覆卦之辭爾荼閭曰京房設十二辟卦以主十二月則觀主八月然其說以乾坤生十辟卦至干寶以十辟卦生乾坤又以坤之四未八月易義非一端可盡先師衆矣未暇以詳也

正秋者夏八月也易之用夏時何也荼閭曰時則時而已矣唯有殷之時有周之時而後別之為夏之時姑以八月言之孟子七八月之間無論蘇代曰至歲八月降

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雖戰國之時猶有周之八月焉然八月萑葦八月在宇夏八月也三統迭更與授時成歲之法不相妨也不得援春秋以爲例也蘆閭曰孔子于杞得夏時于宋得坤乾皆言易也惟其易故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兌正秋爲夏時坤乾也者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臨至也則四之至臨不爲至至乎茶閭曰至之則臨之何必至至也卽至至亦何不可者文言曰知至至之謂坤初也至至也至之則臨矣曰知至至之之爲坤初又何也茶閭曰坤初坤元也坤之彖傳曰至哉坤元又坤

初之辭曰履霜堅冰至易凡言至者皆坤初
觀二曰闚觀利女貞何也荼閻曰闚者觀之小者也在
女則可矣故曰利女貞禮婦言不出于梱故公父文伯
之母丁康子闔門而與之言又史記管晏列傳曰其御
之妻從門間闚其夫
四曰利用賓于王此何賓也荼閻曰觀有廟象此助祭
之賓也書有之曰虞賓在位又曰作賓于王家是也蓋
閻曰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其賓之必於廟不于廟者
惟燕禮爾按禮王者有所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
燕饗則使人爲主是純臣之也天子與諸侯相對爲賓
主行禮是爲不純臣賓于王卽不純臣之義所該廣矣

康成獨以鄭三物當之亦非也

觀辭三言生或曰生者辭也荼閭曰生也而辭乎哉三之我生我之生也所謂生平者也五之我生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故引而我之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也上之觀其生則曰天下之生久矣以生爲辭是作麼生也夫作麼生則豈可以說經也

噬嗑之二曰噬膚膚本義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者荼閭曰膚革也少牢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又曰膚九而俎亦横載革順注膚者脅革肉革順者相次而作行列以膚革相順也亦横載者骨體横載膚之横載一依骨體以別于魚之縮載也

三曰噬腊肉本義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茶閣曰康成腊人注腊小物全乾而疏則曰士腊用兎是其小物全乾者故特牲曰宗人舉獸尾告備少牢用麋不云舉獸尾則非全也舊閣曰少牢固云一純而鼎注合左右胖曰純純者全也獸腊體數與牲同而言肉者噬之則得其肉也

四曰噬乾胏本義曰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茶閣曰曲禮左殽右胾注殽骨體也胾切肉也疏又申之曰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是胾是肉之不帶骨者正義謂是臠肉之乾者以胏爲胾矣而不謂其骨也馬融以胏爲有骨而不謂其胾也字林云含食所遺則說文之

解也

五曰噬乾肉本義曰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胏腊者也茶閭曰康成腊人注其意謂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乾肉之中有薄析者曰脯有施薑桂者曰鍛脩唯小物全乾者乃謂之腊然據經則脯腊膴胖皆謂之乾肉且脯膴胖皆腊物薑閭曰腊人所掌田獸耳夫獨無六畜乎膳夫掌王后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則所該廣矣肉者濡肉也脩乾肉也

賁二曰賁其須何也茶閭曰須頰毛也或言六經無須然喪大記亦言爪手翦鬚矣薑閭曰非也須班也於文文爲彡而班爲斑論語文質彬彬朱子曰彬彬猶班班

而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康成謂以魚班文其竹曰須之必爲班何也蠱闕曰是爻也所謂柔來而文剛者也夫文班也又即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也分亦班也孟子須白者班白者也故須之爲班無疑也且據之釋文則賁亦班也

蠱闕又曰常家不識字昔者蓋嘗慎破字苟可須何必班也然以須爲頰毛則象傳之與上興無解也曰然則何以爲與上興也蠱闕曰旅之爲卦也上離而下艮是以否之五爲旅之三者故三之象傳曰以旅與下賁之爲卦也下離而上艮是以泰之二爲賁之上者故二之象傳曰與上與旅三曰與下而旅五曰上逮五之陽下而

與三三之陰上而遠五也賁二曰與上興而賁上曰上得志上得志者興而得其志也興上而謂之興者同人之三不曰三歲不興乎可例也荼閣曰吾今而知須之為班矣

賁如濡如何也荼閣曰濡潤澤也昔曰羔裘如濡又儒行之疏曰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大以先王之道濡其身所以為賁如者也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何也荼閣曰申伯番番番番良士皆皤也皤如白也檀弓殷戎事乘翰翰白馬也皤如而又翰如人白馬亦白也凡言皤者有二一曰首之皤一曰腹之皤此首皤矣荼閣曰于詩于書于爾雅音詁皆

反之荼閽肆矣哉雖然既白馬矣則翰如非白馬也烏翰也言乘此白馬而去者如鳥之疾也夫言辭者必有當于象言象者必有當于變此又有一變存焉偶舉之不復矣。

何以爲白賁也荼閽曰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伯母如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黃閽曰大哉言乎

剝五曰貫魚何也荼閽曰釋文曰貫穿也王弼以爲駢頭相次似貫魚也論語予一以貫之詩及爾如貫皆穿義故緜錢曰貫矣巽陰爲魚以巽繩貫之剝自觀而來故彖傳曰觀象也雖有他說不敢異也

其異者何也茶閣曰康成劇信婚義以爲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又爲區畫其進御之法纖悉具備然而不敢信也其不敢信何也茶閣曰以周禮按之九嬪而已無所謂三夫人也又天官有世婦春官亦有世婦天官之世婦不言數春官之世婦則曰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四人賈公彥以爲奄人爲之然天子之卿六人而已奄卿乃有十二人乎康成乃以漢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爲比然天官已有宮正宮伯內宰矣且考其所職春官之世婦與天官之世婦無以大相異也天下無一職而兩其官者亦無兩官而一其名者世婦之在周禮本爲疑文況周禮之

於世婦並未於九嬪之下嶅然列爲一等而婚義則列之又婚義之御妻周禮謂之女御御則豈特天子有之雖士亦有之士婚禮曰媵御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此豈得謂之妻也內司服女御二人縫人女御八人然而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幂女祝女史女二共二百一十七人皆謂之女奴使其非女御與則其序于奄之下與女御等也使其卽女御與則何止八十一人也夫然則將何以爲之說也茶閣曰此非蒙之所敢知也雖然閒嘗聽之國語曰外官不過九品內官不過九御月令曰后妃帥九嬪御卽周禮亦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則宮中自后而下有嬪自嬪而下有御不必

如婚義之說曰以后統九嬪以九嬪統九御九御當爲八十一與抑不止於八十一與茶閣曰吾固言之矣此非蒙之所敢知也

則何以爲以宮人寵也茶閣曰周禮宮人掌六寢之脩則奄也自漢唐以來凡在宮中無位號者皆謂之宮人矣即在明史都人子一言遂爲三案之本易之宮人並非周禮之宮人而爲漢唐以來之宮人殆即所謂女御者與不則并所謂奚者而統言之與要之以時叙御于王所必以德言容功叙之而不必如康成之法其在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抱衾與裯實命不猶御于君者但以其次而已而何命之不同不猶也

以宮人寵則能推貫魚之澤而溥之所謂不妒忌而能逮下者此其所以无不利乎恭閻曰此剝也此剝之五也四曰剝牀以膚矣聖人之意蓋曰此以宮人寵者以之宏樛木之仁衍螽斯之慶則無不利矣而不然者將并其心腹腎腸而剝之其所剝豈直膚而已哉龔閻曰旨哉言乎

復之无祇悔何以謂之祇也恭閻曰詩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曰祇病也箋曰安也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傳箋皆以爲適也此之无祇悔王肅本作禔前書韓長孺傳司馬遷傳祇取辱皆作禔取辱皆適也適者但也龔閻曰論語多見其不知量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左氏襄

二十九年傳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後書郎顗傳思念過咎務消祇悔章懷注曰祇大也

頻復何厲頻巽何吝也荼閬曰頻蹙也召旻曰國步斯頻矣惟蹙故復厲而巽吝也今之言頻者數數然爾何必蹙也荼閬曰孟子數罟讀如蹙則數非蹙乎且頻蹙謂之顰其顰也不一顰而已也其蹙也亦共數也召旻又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顰則頻又匡也匡則蹙矣故曰頻蹙也

无妄之彖傳曰茂對時何也荼閬曰茂懋也懋勉也書曰懋哉懋哉左氏傳曰茂哉茂哉又周頌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勿藥何也荼誾曰醫師之所屬先食醫而後疾醫疾醫之所掌先五味五穀而後五藥舊聞曰義有以深而反失之者曰諺有之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大畜之曰閑輿衛釋文曰劉云曰猶言也鄭云日習車徒今疏從劉本義從鄭矣荼誾曰顧炎武曰皐陶謨思曰贊贊襄哉與此之曰閑輿衛二義皆可通今本旣從曰則日可也惟穀梁之曰潞子嬰兒當從日以義在日也舊聞曰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應作曰今本從日

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天何衢也荼誾曰道路也衢亦路也天可以言道獨不可以言衢乎王道四達而不悖天道獨非四達而不悖者乎且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以日月之行于天也天安得無衢如所云赤道黑道黃道是矣故王肅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頤曰自求口實何也茶閭曰頤曰自求口實仲虺之誥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頤之爲道言語飲食而已故有口實之戒焉薑閭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聖人之釋經也而牽引浮說徒爲餟飾則何爲矣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曰含口實也是又一口實也其不可證頤之口實亦明矣

大過之初曰藉用白茅何藉也茶閭曰其位在初有藉象焉則謂之藉爾豈必指其物哉薑閭曰鄉師共茅蒩

鄭大夫讀菹爲藉而莊子言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古者葢于牲有藉以子證經可也二曰老夫得其女妻五曰老婦得其士夫鄭注曰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于三十之男皆得其子信乎茶閭曰士昏禮注婦人五十不復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爲鰥寡之限故唯宗子雖七十無主婦可以再娶詩之言告師氏公羊伯姬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曰師曰傅曰母皆婦人年過五十而不嫁者爲之或曰曲禮七十曰老五十豈得爲老婦乎蕢閭曰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其不皆七十可知也康成但謂之過而不以年斷之是也

四曰有他吝何也。荼閭曰、易三言有他。惟比初之有他繫乎吉。言意外之吉也。大過之四與中孚之初爲同辭。離騷曰、初既與予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上曰過涉滅頂何也。荼閭曰、詩濟有深涉。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巽爲股。所謂由膝以上者。而乾爲首。滅頂以互乾言之也。後書趙典傳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此未知其何師也

習坎何也。荼閭曰、習鳥數飛也。小過爲兼畫之坎、而曰有飛鳥之象焉。重坎之卦、其象鳥數飛固也。蘆閭曰、六二之動則坤之爲坎者也。然以直方大居之、不可以有再也。則不習无不利焉。兌者半坎也。其象傳曰、君子以朋友

講習孔安國書傳曰習因也

左氏傳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今象傳曰水流而不盈何也茶閭曰水不可以竭故取乎盈焉水不可以溢故取乎不盈焉不盈所以善其盈也序卦于屯曰盈于謙則又曰有大者不可以盈兩義未嘗不並見曰不盈而旣平禹功也而五之象傳謂之中未大何也茶閭曰水之不盈也莫如海而地則振之自水而言則海大自海而言則地又大大也者地德也

行險而不失其信何也茶閭曰險者水也行險猶之行水也此以流而不盈歸其功于行水之官也或曰水以就下爲信堙之則失其信不堙則不失其信或曰川以

洩之澤以鍾之節兼川澤者也故序卦曰節而信之周禮注亦曰節者信也夫節之與坎異者初而已矣又今之候水者于春曰春信于秋曰秋信于伏曰伏信吳越之間謂湖曰湖信

叢棘何也荼陵曰周禮掌囚其上罪中罪下罪皆鬪之以木今係用徽纆而已此殆月令之所謂輕繫者如論語之縲紲是也其在周禮則司圜之掌與後世凡選人之署校士之場皆棘之刑禁之所無論矣而于古無可考故康成以爲郎九棘之棘公羊穀梁注皆引之王莽作叢棘之刑亂制無足道然載在前書其他則不敢妄爲之說也薑閻曰此於經有之而荼陵或未之察也靑

蠅之詩蓋譏讒而在樊者也故首章曰營營青蠅止于樊其次章曰止于榛其三章曰止于棘榛猶棘也榛與棘則所以爲樊者也夫青蠅比也比者就所見而比之止于棘之棘非叢棘與春秋傳吳藩衛侯之舍以將執衛侯囚邾子益于樓臺則樜之以棘此可證矣夫然則三歲不得何也萬閭曰得者得其罪也故論語曰如得其情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今係用徽纆寘之於叢棘至于三歲而仍不得其罪也受之者之凶與坎上爲耳司聽之謂何也故象傳以凶三歲爲上六之失道也

離之象傳曰明兩作何也茶閭曰於文日月合謂之明

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而中庸則曰如日月之代明代明繼明也曰離象日不象月如之何茶閭曰離之爲日也說卦文也然易三言月幾望小畜歸妹爲互離中孚爲大離且天無二日而卦有兩離日者象之常也月者象之偶也

四曰棄如何也茶閭曰按康成注以死如爲殺人之刑棄如爲流宥之刑薑閭曰王制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謂肉刑也周禮掌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則猶未棄之也刑之而屏之遠方不及以政則棄之矣然秦漢以來謂死刑曰棄市

春秋之例王者無出上曰出征何也茶閭曰不嫌也出

而征則弗居于鄭居于狄泉之可例也周禮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師執事涖釁主及軍器注大師王出征伐也若然則王親出謂之大師王不親出謂之師啟伐有扈成王翦奄後世乃以親征為非殆矣易蓋于師明命將之禮于比明教戰之禮于同人與離明親征之禮折者屈也孟子屈其枝謂之折枝此屈其首則謂之折首若崩厥角是矣謂之有嘉者舊染汙俗咸與維新王者之大也詩言執訊獲醜此曰獲非其醜者王用出征以正邦爾天下無不正之邦所獲多矣何必獻囚獻馘之戔戔者乎而以為功乎益以見王者之大也